

學易記

十四

元板學易記



學易記繫辭下卷第八

繫辭下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係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生平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官漢反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八卦未畫萬象在天下八卦旣畫萬象在乎易故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成列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數因而重之謂因一

卦而八卦次第重爲六十四也爻六爻也剛柔相推謂陰陽迭盛迭衰猶日月相推之義也故曰變在其中矣乾之初九未可動者也聖人繫之以辭曰潛龍勿用是命之以勿動也乾之九二可以動者也曰利見大人是命之以動也故曰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可以動而動焉吉之所從生也未可以動而動焉凶悔吝之所從生也故曰吉凶悔吝生平動者也剛柔者爻之剛柔也爻有剛柔則可相推相推故變變故自乾坤而成八卦自八卦而爲六十四所以剛柔爲易之本也時未可動

故乾之初九變動而趣乎潛時可以動故九二變通而趣乎見故曰變通者趣時者也貞者正而能固也吉凶之道貞則勝而常吉故曰吉凶者貞勝者也觀示也天地之道正故常垂象以示人日月之道正故常明而不息况天下之群動可不一於正乎

集粹言誠齋

晦庵曰天下之事非吉則凶非凶則吉常相勝而不已也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墮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象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確然健象墮然順象易中凡陽爻皆效乾之易陰爻皆效坤之簡其六十二卦之象亦皆法象乾坤健順之象爻象動乎內言變化之理隱也吉凶見乎外言得失之效著也功業見乎變謂天下之功業由剛柔變化而可見也聖人之情見乎辭謂聖人之情欲天下之人避凶而趨吉以各成其功業而已故繫之以辭而命之也

采白雲誠齋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誠齋曰天地之德生物而已得其德者在聖人施其德者不在聖人而在至尊之位有斯德也而位斯位也天下之人所以喜之貴之而目之曰大寶也何以守之曰仁而已何以爲仁曰財而已雖有仁心仁聞而天下不被其仁政之澤者奪民之財爲己之財而已財散則民聚此仁之實也然仁不孤立必有義焉何謂義教民理財義也謹已出令亦義也禁民爲非亦義也此言聖人用易之意體乎天地之德以爲聖人之仁義也

東坡曰理財者生之有道取之有節用之有制是也云云理財以富之正辭以教之禁民爲非以威之富之而後教教之而後威各得其宜所謂義也

古者包白文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皇曆易之道道之大全也有古以來聖人用之未常絕也自包犧畫而有卦文王重而有書于是斯道明矣後世言易始于包犧者蓋言因易之書而後其道明也故孫辭論卦亦以包犧爲始然聖人必觀天下之象而後畫卦故包犧觀象於天觀

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細大无不察也近則取諸身遠則取諸物內外无不取也如此而後畫八卦八卦既成則神明之德于是乎通万物之情于是乎類所謂通于天地應于萬類者也聖人包犧未之有也故言始作八卦

鳥獸之文離爲雉兌爲虎之類也

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白雲曰包犧之時作結繩爲罔罟以佃以漁而當時之人知爲罔罟佃漁不知有所取也孔子以易道觀之然後知是道有取于離故曰蓋取諸離離麗也罔

罟麗道也然包犧始作八卦所謂係乎聖人者也作結繩罔罟所謂係乎時者也此聖人之道與時之辨也

臨川曰爲罔罟爲耒耜爲舟楫爲杵臼爲弧矢爲宮室爲棺槨服牛乘馬重門擊柝以一聖人之材足以兼此而一一皆具之必至於五六聖人數世而後備者何也曰夫聖人也者因物之變而通之者也物之所未厭聖人不強去物之所未安聖人不強行故曰通其變使民不倦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斾

陟角反

木爲耜

音似

揉木爲耒

力對反

耒耨奴豆^反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耜耒下耕也廣五寸即今犁底也耒耜上句木耨鉏也耘除草順乎上而動乎下耒耜之象也

白雲曰包犧氏有犧生而未粒食炎帝氏爲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故號曰神農然則粒食自神農始也取諸益者以重震巽二木成卦故有斲木爲耜揉木爲耒之象而其彖則曰木道乃行粒食木類也耒耜木教也故言取諸益然則益益下爲道又有天施地生其易无方之義耒耜之利是亦益下之道也亦其益无方之道也皆備易之三義

鄭氏曰十三卦始離次益而次噬嗑所取者食貨而已食貨者生民之本也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白雲曰神農時有八卦而已文王未重未有益與噬嗑也而此言取諸益取諸噬嗑者蓋六十四卦之畫象雖始于文王而六十四卦之道未嘗无也百世之下獨有孔子能追明其道若曰耒耜之教雖始于神農考其所取蓋益道也爲市合民亦雖始于神農考其所取蓋噬嗑之道也

日中爲市上明而下動也噬嗑合也市人之所聚異方之所合設法以合物噬嗑之義也

集注并晦庵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首天祐之吉无不利

王氏曰物之所未厭聖人不強去物之所未安聖人不强行

白雲曰時異則事異于是乎有變唯聖人能通其變則民不困于事是以不倦于有行也故雖聖人神道設教不過宜斯民而已宜民則非甚高難

行之道亦不過爲舟車臼杵弧矢宮室書契之類凡可以利斯民後世之所不能易者皆是也知道之人固以是爲聖人之道不知道之人謂聖人之道變化超忽如神豈在舟車臼杵之間哉故聖人先言宜民而知後之制器皆宜民之道也然自易之道觀之窮則必變變而後通通則可久况用之於民者乎故自包犧神農黃帝堯舜氏皆能通其變者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誠齋曰所謂衣裳即舜所謂古人之象五色作服者

是已蓋始于黃帝備於堯舜韓氏曰衣裳以辨貴賤乾尊坤卑

白雲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謂无爲而治也能无爲治者无它焉法乾坤易簡而已

剗木爲舟剗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剗天下蓋取諸渙

南軒曰剗其木而中虛剗其楫而上銳舟所以載物楫所以進舟

白雲曰渙之爲卦木上而水下是以有利舟楫之象故其彖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渙者又有散釋之義舟楫之用豈非散釋險難之器乎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明道曰服牛乘馬皆因其性而爲之胡不服馬乘牛乎理之所不可也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橫渠曰有備而无患故豫

白雲曰備豫之義盖非一也此獨舉重門擊柝者

黃帝堯舜之世猶設是焉則後世之君可不豫

爲之防哉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纂圖曰下卦艮爲石爲止上卦震爲木爲動未
動于上而石止于下曰杵之象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白雲曰睽无弧矢之象而弧矢取諸睽者非止謂
睽乖而弧矢足以威服之也蓋弧矢之用以睽而
發也弧矢相睽則發而爲用睽之至則爲用亦至
故弧矢二物有至睽之道存焉象曰君子以同而
異同而異者其唯弧矢異物而同功乎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

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上卦震爲木下卦乾覆物木起上而覆其下棟
宇之象也棟屋脊檩也宇猶宇宙院宇之宇也
指在下空闊處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
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白雲曰上古之世知簡不知禮故葬親之薄者至
於此喪期无數者哀盡則止也聖人爲之制禮然
後棺槨有度則喪期可知矣大過雖取其過於厚
然四剛居中有堅中之象故取以爲棺槨也養生

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可不過於厚乎上世嘗有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者孟子謂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此蓋聖人易之以棺槨取諸大過之意也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蓋取諸夬

南軒曰門柝之制足以防民之侵軼弓矢之利足以威民之不軌此皆小人之過惡顯然易見可得而治也若夫事之情僞是非有无虛實此包藏於內有不可測者是以聖人制爲書契故書以記久而明遠契以結信而止訟百官之務雖煩而以此治萬物之情雖隱而以此察此决去小人无所容縱於其間也故必取諸夬者蓋夬者決去小人而君子之道長者乎

誠齋曰鴻荒之世民之初生非若今日之備器用便起居具服食也自斯人之飢而未知佃漁也聖人於是乎作爲罔罟自斯人之肉食而未知粒食也聖人於是乎作耒耜自斯人之食貨或有餘或不足之偏匱也聖人於是乎作市易自斯人之寒而衣皮未知織紝之製也聖人於是乎作衣裳自斯人

之出入厄於川隔而道斷也聖人於是乎作舟楫
自斯人之疲於負擔而趼於遠塗也聖人於是乎
作輪轡自斯人之虞於寇攘而懈於守禦也聖人
於是乎作門枅自斯人之知有耕耨而未知春揄
也聖人於是乎作杵臼自斯人之无爪牙以自衛
而憂於搏噬也聖人於是乎作弧矢自斯人之穴
處而病於濕墊也聖人於是乎作宮室自斯人之
死而戚於藪裡之掩也聖人於是乎作棺槨自斯
人之窮于結繩而相欺无籍也聖人於是乎作書
契十三卦之象歷乎五聖人而後備韓愈曰如古
之无聖人人之類滅久矣又曰今吾與汝而安居
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
自邪

龔氏曰百官以治事有辨而不相亂也萬民以察情
盡而不相欺也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
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白雲曰易之爲書象而已象也者所以像天下之
有象者也彖爻皆出于卦象已立之後彖所以
內明一卦之材爻所以外效天下之動爻立然後

吉凶生而悔吝著此成易之序也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橫渠曰一其歸者君子之道多其御者小人之理震坎艮爲陽卦皆一陽二陰巽離兌爲陰卦皆一陰二陽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

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

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夫子因咸九四極論感通之道夫以思慮之私心感物而所感狹矣天下之理一也途雖殊而其歸則同慮雖百而其致則一雖有萬殊事有萬變統之以一則无能違也故貞其意則窮天下無不感通焉故曰天下何思何慮用其思慮之私心豈能无所不感也日往月來寒往暑來此以往來屈伸明

感通之理也屈則有伸伸則有屈所謂感應也故

日月相推生明寒暑相推而成歲功用由是而成

故曰屈伸相感而利生焉前云屈伸之理矣復取

物以明之尺蠖之行先屈而後伸蓋不屈則无伸

也龍蛇蟄藏所以存息其身而後能奮迅也蓋不

蟄則不能奮矣動息相感乃屈伸也因言屈伸往

來之理而又推以言學亦有自然之機也精研其

義至於入神岳之至也然乃所以爲出而致用之

本利其施用无適不安伸之極也然乃所以爲崇

德之資內外交相養玄相發也過此以往皆非聖

人致用之道是以聖人未之或知也窮極陰陽神

妙之理而知變化之所以然者乃義精仁熟德

之盛也

集伊州晦庵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
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
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當困而困當據而據道之正也非所困而困非所
據而據皆自取之失道之甚是以名辱身危也
如是死期將至所安之主可得見乎乃身死家亡

之象也

兼取伊川白雲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白雲曰君子以道存諸已而困于外在時是以藏器于身猶有待也括結也結則有閼凡无其道則括非其時則括動而不括然後出而有獲此章蓋語成器而後可動動亦必有時焉故也藏器于身有其道也高墉之上斯其時也

漢上曰藏可用之器待可爲之時動无結閼出則有獲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戒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屢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白雲曰小人非不知天下之所謂善惡亦非不知天下之禍福也蓋昧于善惡幾微之際故積而至于大惡以受天下之大禍者多矣聖人憫其愚而受禍也于是制刑以小懲之懲其小而誡于大則終无大惡大禍之虞是豈非小人之福哉此所以屢校滅趾于初然後終无咎也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

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
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劉氏集傳曰爲善得吉爲惡得凶皆積累而至
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上居一卦之極而積惡已久
能无凶乎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
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
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繫
于苞桑

白雲曰安危存亡治亂蓋相代相生之道是以聖
人居安慮危故終无危亡之患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
矣易曰鼎折之設反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說見九四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
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
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
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万夫之望
知幾雖神妙然不必求之過遠不諂不瀆即豫之
六二所謂知幾也幾者始動之微也吉凶之端可

先見而未著者也獨言吉者見之於先豈復至有凶也君子明哲見事之幾微故能其介如石其守既堅則其識愈明其心定其智明不俟終日其判別可見矣微則成彰柔則成剛理也君子明理故見微則知彰矣見柔則知剛矣知幾如是衆所仰也故贊之曰萬夫之望或曰豫者先也是知幾之道也吉凶悔吝生平動爲不知幾者設

兼取潘氏伊川

晦庵曰凡人上交必有些取奉底心下交必有些簡傲底心所爭只是些小於此察之非知幾者莫能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

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伊川曰顏子无形顯之過夫子謂其庶幾乃无祇悔也過既未形而改何悔之有既未能不勉而中所欲不踰距是有過也然其明而剛故有一不善未嘗不知既知未嘗不遽改故不至乎悔乃不遠復也殆甚也幾近意言近道也

天地絪緼万物化醇男女構精万物化生易曰三爻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晦庵曰絪緼交密之狀醇謂厚而凝也言氣化者也化生形化者也

伊川曰一陰一陽豈可二也故三則當損益致乎

一也天地之間當損益之明且大者莫過此乎

易傳

誠齋曰天下之事一則精二則粗天地人物皆然

而況於万事乎故舜曰惟精惟一而仲尼亦曰言致一也致者力至之謂也羿致力而一於射故精於射王良致力而一於御故精於御使羿而欲爲良良而欲爲羿則兩喪其固能矣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治仁義皆致一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

三十七

繫下卷八

八十六

古

以語則民不應也無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漢上曰動而與之者安其身而後動也語之而應者平其心而後語也求而與之者定其交而後求也

知道之人所居而安動則人與之故曰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此大學身修而後家齊國治之意也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稱名也雜而不越音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易之六十四卦皆從乾坤相索而出故乾坤乃

易之門乾陽物也坤陰物也物猶象也言乾坤者
實陰陽之象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体者言乾
坤交合而六十四卦剛柔之体遂成撰造化之謂
也夫四時迭運五行收叙万物之所以生遂皆天
地之造化也聖人作易蓋体天地之造化也通謂
合而爲一也天地有神明之德聖人之易與天通
其稱名雜而不越者言六十四卦其稱名雖雜而
不越乎乾坤剛柔之道亦猶天地之間万物雖多
不出於陰陽消長之理也考其言之類而知其爲
衰世之意者謂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
與紂之時也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
斷辭則備矣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
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
失得之報

取卦之象而推及往古之得失者彰往也玩易之
占而逆知方來之吉凶者察來也顯者則微之使
求其原幽者則闡之使見其用所謂顯道神德行

一也開明義理而各當其名謂卦也辨物謂象也正言爻彖之辭也斷辭斷之以吉凶者也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託象以明義因小以喻大也旨遠者達之於天下而意有餘使人思而得之也辭文者不直言所論之事乃以義理明之使人玩而得之也其言曲而中者謂隨物屈曲而各中其理也其事肆而隱者謂事顯而理微也因貳以濟民行者謂因其疑貳不決恐懼易入之時以濟民行告之以吉凶悔吝之辭使知失得之必報也

兼取注疏橫渠漢上白雲

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白雲曰易始于包犧而興於文王故曰中古作易著其有憂患乎蓋爲文王也說者謂旣有憂患則湏脩德以避患故明九卦爲德之所用誤矣夫聖人脩德又豈係于憂患乎而孔子言此者蓋以聖人居崇高之位道行于天下爲帝爲王參天地贊化育則易行乎其中矣固不必有作也及其道不行于天下而憂患天下後世之深欲力以斯文昭示來世則不得不作矣此文王所以蒙大難而作易也然則孔子道不行而係易其亦所謂憂患者乎故憂患者蓋憂患後世不復與聞斯道也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九卦皆反身修德之事聖人體易六十四卦備于身九卦其要也。基所以立也故君子非禮弗履。柄所以持也君子之德謙爲可執。復則復於善也人性本善。恒者守不變而常且久也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醫。損去其害德者德自此而脩矣。益者日益以增而進故裕然有餘也。困窮之時不待言而德自辨矣。風雨然後知雞鳴之不已。

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井猶性也井則安而不移故爲德之地。巽順於理故能決制事變也。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

此明九卦之德也。禮以和爲用至者至于中无過不及之謂也。謙以自卑而尊且光。復于微而能辨事物之理不遠復也。自而易汙者不若涅而不縕剛則易折者不若磨而不磷故有恒德者雜而不厭然後見其道之久也。損欲先難習熟則易

益之長裕本乎自然非有所撰造也。撰造則爲僞也。故曰苟得其養无物不長。揠苗之僞則反害其生物性之裕矣。豈益道哉。橫渠曰：益物必誠，如天之生物日進日息。自益必誠，如川之方至。日增日得施之妄學之不勤，欲自益且益人難矣哉。困處險而說身窮而心亨，通也。能存諸已然後可以推而及人。井居其所乃存諸已。往來井井遷而及人者也。巽稱物之宜然，心之權衡隱而不可見者也。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怒，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誠齋曰：此章聖人既贊九卦之德，以示人。復發九卦之用，以示人也。

禮之用和爲貴，故履以和行。謙之象曰：稱物平施而傳以謙，輕爲戒。故君子之謙非樂於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以制禮而未嘗過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豈非自知乎？此非因人而知，乃悟之於心覺，見之於性也。故曰：復以自知。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恒之君子，儻富貴行乎當，貴儂貧賤行乎貧賤，其德如天地之貞觀，日月之

貞明終始如一故曰恒以一德。九卦所論皆修身行己之事損以遠害益以興利非謂去天下之害興天下之利也害於己者遠之如懲忿窒欲是也利於己者興之如遷善改過是也。在困而怨者不能樂天者也然人皆有情能寡其怨者亦可貴也故曰貧而无怨難。内能存己外不絕物乃爲義也。孔子論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蓋權不易至也巽以行權則順于理而得中也人道惟此爲大故以此終之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于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書所以載道故不可遠如居則觀象玩辭動則觀變玩占也易之道窮則變所以屢遷六虛謂六位位謂之虛者虛其位以待變動也故太玄九位亦曰九虛爻則變動周流乎其間或往而居上來而居下或以剛易柔以柔易剛不可以爲典要唯變

是從而已无常則不可爲典相易則不可爲要雖不可爲典要而其出入往來皆有法度而非妄動也故卦之內外皆足以使人知懼外焉知懼則懼其失於有行內焉知懼則懼其失於修身又明於處憂患之道與其致憂患之故雖无師保之嚴而常如父母之臨謂愛敬而不敢慢也學者初循其辭以度其義而後可以得其典常苟非其能盡學易用易之道則易道安能有行於世哉然君子於學也有二道焉有率其辭者自外入也故易之爲書不可遠有率其性者由中出也故中庸之道不可

三三

卷八

三三

三

須臾離書不可遠則道不可遠矣道不可離則書不可離矣明乎此然後爲善學誠齋曰此章言易道之用在乎變易道之体存乎常易道之行存乎人初曰不可爲典要者變也又曰既有典常者常也又曰道不虛行者人也

兼取南軒潘氏白雲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易之爲書原究其事之始要會其事之終以爲體

也六爻分列剛柔相雜者唯其天下時事不齊不得不如此而効之也初者事之始事之微其辭則擬之而已故爲難知上者事之終事之成其辭无隱故易知也若夫雜辨天下之事論撰衆人之德明二者之是非則非二五三四中爻則不能備矣蓋言初上本末不能具也噫嘆辭也嘆學者玩易之六爻要考存亡吉凶之理則居然可知矣彖辭明一卦之材及一卦之大義使智者玩易雖未及六爻之辭止玩彖辭則所得已過半矣此章先論初上之難易次明中爻闕一則不備終明彖爲一

卦之主所謂彖辭乃文王卦下辭并今彖而言也若止謂文王之卦辭恐學易者雖曰有智觀元亨利貞而於乾卦義理未易便思過其半也夫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可以无大過矣其意正相符故白雲郭氏直謂今之彖也

采自白雲說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此章再明中爻之義二四陰也三五陽也陰陽之功同而位則異也二多譽中也四多懼近君也則屈柔

之爲道不利遠者則二宜于有咎何反多譽乎然
要其終所以无咎者其用柔中故也三多凶五多
功五貴三賤其等不同也三之所以多凶者賤而
失中也五之所以多功者貴而得中也非謂柔危
而剛勝邪三處下位之極其柔居之則危不勝任
矣其剛居之將以爲勝邪以剛居剛有時乎過剛
矣危則顛疾過則易敗此三之所以多凶也若五
則不然以剛居之得尊位大中宜處尊者也以柔
居之有處謙執柔以貴下賤之美此五之所以多
功也多譽未必盡君子得譽者多耳多功未必書

成功有功者多耳

取漢上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
焉兼三材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道
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
故吉凶生焉

易之爲書廣大无不備者故有天道焉陰與陽也
有人道焉仁與義也有地道焉柔與剛也此二者
一物而兩体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即三才
之道也一則无變无動兼而兩之故三才之道皆
有變動以其道有變動故名其書曰爻爻者協也

言六畫能倣天下之動也爻有貴賤上下之等故曰物物有九六雜居剛柔之位則成文交錯之際有當不當吉凶由是而生焉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文王當紂之世蒙大難而演易是故其辭多危懼也後世得其辭危者方困于險使知處之之道坦然而和平易者方狃于安使危懼知戒而不敢肆其道甚大天地之間无不備是以天下无廢物懼

人以終始使人慎終如始安不忘危存不忘亡其大要使人无咎而已此所謂易之道也兼取白雲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乾健不息其生物也乃因物之自然故其德行恒易坤順承乾其生物也乃因乾之自然故其德行恒簡易簡則无作爲險阻則有情偽今也易而能

知險簡而能知阻何也蓋兩險相疑兩阻相持則
險不能知險知天下至險者至易者也阻不能知
阻知天下之至阻者至簡者也夾谷之詐不能敵
仲尼之禮顥臾之對不能欺仲尼之聽蓋聖人得
乾坤易簡之理以照天下而天下之險阻情偽孰得
而遁之哉故曰吾道一以貫之能說心謂能使人
玩之而說也能研諸慮謂能窮天下之物情也俟
之二字衍故王氏略例曰能說諸心能研諸慮天下
之吉凶藏於无形至難定也天下之事亹亹然來
而不已至難成也定之成之者易簡而已是故變
化云爲之間吉事則先見其祥祥者吉之萌也象

事則先知其器象者器之影也占事則知方來占
者事之未形也皆言人事不能先易是以定天下
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也天地設位而聖人作易
以成其能於是人謀鬼謀雖百姓之愚皆得以與
其能人謀謂盡人之情也鬼謀謂盡鬼神之情也

兼采漢上
誠齋晦庵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

白雲曰八卦有象而未有言故以象告六十四卦之

後有爻彖之辭故曰以情言剛柔相雜而後有得失故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者聖人變而通之以盡利故變動主于利也吉凶以情遷者卦之吉凶因人善惡而遷也

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

注曰泯然同順則何吉何凶愛惡相攻然後逆順者殊故吉凶生相取猶相資也遠近之爻互相資取而後有悔吝也情以感物則得利偽以感物則致害也

正義曰遠謂上下兩卦相應之類近謂比爻共聚迭相資取取之不以理故悔吝生也

白雲曰六爻之有吉凶悔吝亦猶在人情偽相感而生利害蓋爻與人一也

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近謂比爻也不相得謂相惡也上言吉凶悔吝利害六者而此獨言凶害悔吝者蓋近而不相得安有吉與利乎故但云凶害悔吝而已南軒曰天下之物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所以相近而相得也廟堂之上閨門之中鄉黨之間學校之內皆貴乎

近而相得也今也近而不相得其爲異乎行道之人故大則凶小則害其微則爲悔吝矣考諸易爻莫不皆然故云凡易之情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單氏曰易之書所以盡情偽而明得失上旣言吉凶悔吝利之詳矣而情偽之生必見乎其辭故聖人又言之於終使人察而知事之幾也

誠齋曰此言學易而有得者可以知言矣

西山真氏曰蓋人之將爲惡也必有愧於中故其辭

慙見理不明中心眩惑故其辭枝枝謂支離而多

端也端良易直之人言不苟發故簡而寡狂妄躁急之人言常輕發故繁而多誣毀善良中懷羞恧

故其辭游揚而不確操守不堅奪於利害故其辭困屈而易窮有諸中必形諸外不可揜也故不知

言則无以知人雖然緘默不言者有似乎寡敷陳无隱者亦近乎多聽言者苟不察焉則懷姦者得

吉士之名盡忠者入躁人之目豈不誤哉惟人君於此知吉人之辭簡而當理非緘默不言之謂躁人之

辭繁而悖理非敷陳无隱之謂於近似之中察

其甚不同然後爲真知言者矣

學易記下經卷第八





